

金劍門

○北方文藝出版社○

卧龙生 著



金劍門

上



责任编辑：锦花江
封面设计：李继祥

金 剑 门
卧龙生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河北元氏绿宝胶印厂印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装订

开本787 × 1092毫米 1 / 32 印张37.75 插页6 字数813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7—5317—0246—0 / I·247 定价：（上、中、下）12.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满城风雨.....	(1)
第二章	风尘奇人.....	(31)
第三章	夜探王府.....	(70)
第四章	神乎其技.....	(98)
第五章	隐世仙侠.....	(151)
第六章	计救死囚.....	(169)
第七章	万金一诺.....	(204)
第八章	拔刀暗助.....	(237)
第九章	踏雪寻梅.....	(267)
第十章	莫测高深.....	(316)
第十一章	金剑新主.....	(340)
第十二章	夺魂金剑.....	(369)
第十三章	大智若愚.....	(397)
第十四章	棋差一着.....	(440)
第十五章	阴魂不散.....	(464)
第十六章	故弄玄虚.....	(492)
第十七章	神出鬼没.....	(533)
第十八章	潜龙在渊.....	(561)
第十九章	强敌迭至.....	(593)
第二十章	将计就计.....	(623)

第二十一章	神功却敌.....	(659)
第二十二章	巧破毒计.....	(691)
第二十三章	尽入掌握.....	(723)
第二十四章	讨价还价.....	(769)
第二十五章	母子重聚.....	(789)
第二十六章	相约比武.....	(833)
第二十七章	索债逼婚.....	(860)
第二十八章	名义夫妻.....	(888)
第二十九章	谜天人帮.....	(922)
第三十章	严阵以待.....	(956)
第三十一章	同床异梦.....	(988)
第三十二章	及时救援.....	(1046)
第三十三章	鸟尽弓藏.....	(1071)
第三十四章	销魂荡魄.....	(1098)
第三十五章	大破罗汉阵.....	(1148)
第三十六章	生死之搏.....	(1169)

第一章 满城风雨

明世宗厚德十二年八月十二正午时分，秋阳余威犹存，一向热闹的北京城，此刻，却是行人甚为稀少。

矗立在宣武门内的怀安镖局大铁门外，疾奔来一匹快马。

这时，正是午饭时分，怀安镖局的大铁门，正紧闭着。

快马上坐一位青衣大汉，在铁门外翻身下马，手扣门环，高声问道：“哪位当值？”

铁门内响起个懒洋洋的声音，道：“朋友，你早不来，晚不来，这正是午饭时间，劳你驾，过一会再来吧！”

青衣人高声说道：“兄弟是提督府来的，公事在身，只好劳驾开门了。”

铁门内探出一个脑袋，目光落在那青衣人身上，只见来人一身青绸子贴身短装，白布袜，青布多耳鞋，白布包边的大草帽，正是提督府的捕快打扮。

怀安镖局虽是北京城里数一数二的大镖局，但对主管京畿治安的提督府中捕快，却也不敢怠慢，急急打开铁门，一抱拳，道：“原来是公差大人，小的失礼了。”

青衣人从腰里拉下一条白绸子汗巾，一抹脸上的汗珠儿，道：“不敢，不敢，打扰你朋友吃饭，但兄弟奉的急差，没

法子，劳你兄台替我通报一声贵局的李总镖头，就说督府总捕张爷有要事……”

守门人听得一怔，急急接道：“你老就是名震京畿的督府总捕，八臂神猿张岚张大爷？”

青衣人嗤的一笑，道：“喝！朋友，你可是捧我捧上天了，你瞧瞧兄弟这份德行，会象督府总捕？兄弟是带了张爷的急信，面呈贵局李总镖头。”

听说是督府总捕的急信，守门人哪敢延误，接过那人马缰绳，一面欠身肃客，把青衣人往客室中让，一面说道：“你老歇着，在下这就给你通报。”转过身子，快步奔入大厅。

片刻后，守门人带着个二十三四岁，身着天蓝对襟密扣劲装的少年迎了出来。不待那青衣人开口，蓝衣少年已抱拳说道：“兄弟李光杰，家父在大厅候驾。”

青衣人急急还了一礼，道：“原来是李大公子，小的失敬。”

李光杰连道不敢，抱拳肃客，带着青衣人直入大厅。

只见一个身着海青长衫，长目方脸，身躯高大，胸飘长髯，五旬上下的中年人，端然坐在大厅正中。

李光杰微微一笑，道：“那人就是家父。”

青衣人急行两步，道：“督府捕快王德，叩见李爷。”

青衫中年人，一伸手，拦住了王德，笑道：“王爷，你客气了，我李闻天一个平民，怎敢当督府的捕快大人之礼。

王德借势停住，哈哈一笑，道：“人的名，树的影，你老人家名气响亮，江湖上有谁不知，如不是总捕遣差小的，小的也没有见你老一面的荣耀。”一面说话，一面从怀中取出一对火漆封好的密筒，递了过去。

李闻天暗自一皱眉头，接过密筒，只见上面写道：袖呈

怀安镖局，李总镖头闻天亲拆。下面署名督府总捕张岚拜启。

看完了封筒上的字，李闻天心中暗自打鼓，想不出这封筒中写的是什么机密事情，拆开封筒望去，只见上面写道：敬备菲酌，恭候台光。

日期是八月十二日酉时，地点是万春楼，封筒里面，竟是一张很普通的请帖，只是在日期之后，加上了“务必赏光”四个字。

李闻天看完之后，挥挥手，笑道：“请上复张爷，就说李某准时赴约。”

那王德显然不知道封筒内容是什么，含含糊糊的嗯了一声，道：“李总镖头不写一封回书么？”

李闻天道：“不用了，见着张爷时，就说我李某人，定去叨扰就是。

话已说的很明白，王德不便再问，一抱拳，道：“小的告辞。”

李闻天回顾了李光杰，道：“杰儿，代我送王爷一程。”

王德道：“不敢有劳大公子。”转身大步而去。

李闻天赶到万春楼，正是万家灯火的酉时，一个店伙哈着腰迎上来，道：“你老一个人？”

须知这李闻天乃是久年在江湖上闯荡的人物，怀安镖局，能在江湖上享有盛名，自非泛泛之辈，督府总捕，快马传书，而且火漆封口，极尽小心，事情自然是不简单。李闻天戴了一顶黑毡帽，低压眉际，掩去了半个脸，要不是黑毡帽盖了半个脸，喝！北京城里大饭庄，谁不认识李闻天李大爷。

李闻天一侧头，低声说道：“督府张爷的酒宴，设在何

处？”

店伙计似是早已得了吩咐，也压低声音，道：“你老是贵客，小的给你带路。”转过身子，穿堂过院，直行入一座自成格局的跨院中。

李闻天目光微转，已然瞧出这座跨院四周，布了不少暗桩子，想来都是督府中的捕快，心中奇道：“似这等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哪里算是请客呢？”心中念转，人却举步行入了厅中。

李闻天取下掩面毡帽，目光转动，只见厅中已坐有三人。

但身为主人的督府总捕、八臂神猿张岚，却未在场中。

李闻天看清了厅中三人之后，更觉着今日情形非同寻常。

原来，厅中三人，都是京畿附近大有名望的人物，坐在首位的是北极派太极门的掌门人——燕山一鹏蓝侗。

紧傍蓝侗身侧而坐的，是北京城里包赌分赃，第一号大土混头儿（流氓头子）。但此人并非浪得虚名的人物，一身武功，十分了得，其党徒众多，遍布京畿，提督府中的捕快，遇上了棘手的案子，大都借重他的力量，其人姓赵双名一绝，号称一手遮天，人如其名，娶了三房妻妾，却是一无所出。

另一位独霸一方，单个人坐了一面席位，独自秃头，身着白绸子团花裤褂，一张青渗渗的马脸，怎么看也和他那一身雪白的衣服不调和，原是位独来独往的江洋大盗，姓刁名佩，人称独眼金刚。十年前不知何故，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倒是一心悔过，闭门清修，不再和武林中人来往，隐居德胜门外自置的一座大宅院中，经年是足不出户，那座大宅，题名“忘庐”，以示尽忘昔年之事，但刁大爷的名气太大，他虽然尽力逃避，仍偏偏有江湖同道，路过北京时，总要去探

望一番，但都吃了闭门羹，十年以来，往访者逐渐减少，一年中难得有一两个冒冒失失的江湖人氏上门。

李闻天看过三位客人，心中暗道：八臂神猿张岚，一席酒，请尽了京畿重地的四大金剛，不知用心何在？心里打着算盘，双手抱拳一揖，道：“三位早到了，兄弟这里给三位见礼。”

这四人出身虽然不同，但就江湖而言，都是各有成就的人物，平时互不往来，但彼此却都相识。

三个人对怀安镖局的总镖头，倒也不敢失礼，齐齐起身还了一礼。

李闻天缓步行到席前坐了下来，道：“张总捕头，把咱们四人请齐，这席酒，只怕是不太好吃。”

蓝侗冷笑一声，道：“我蓝某人是安分守己的良民，督府衙门大，总捕头权位重，但也不能拿我们完粮纳税的老百姓开心，见着张岚时，我倒问他个明白。”

赵一绝哈哈一笑，道：“我赵某人虽和几个兄弟们开几家赌场，但我们可也不偷不抢，人说赌场中杀人不见血，不过那是愿者上钩。兄弟不敢说督府中百位捕快，全是吃我赵某人的，但少说点，一年兄弟也还要送上个十万、八万银子，人说我赵一绝一手遮天，说穿了还是银子打通的关节。”

蓝侗接道：“赵兄，老夫可没存心刺你，你别硬往怀里揽。”

赵一绝笑道：“蓝爷你老言重了，你是老前辈，就算是教训了我赵某人几句，我还不是听着。”

李闻天缓缓说道：“如果没有发生特殊重大的事情，张岚也不会把咱们四个人全都请来，赵兄耳听八方消息，必然

会知晓一些内情。”

赵一绝道：“李兄夸奖了，不过，兄弟倒是听到过一点风声。”

一直未讲话的独目金刚突然向前一探脑袋，独目神光一闪，接道：“什么风声？”

赵一绝道：“刁兄闭门拒客，怎的也会关心江湖中事了？”

刁佩冷冷说道：“兄弟闭户十年，足未出大门一步，但仍被提督府给找了来，当真是一朝入泥淖，终身洗不清了。”

李闻天心中暗笑道：“你独来独往，劫杀商旅，干了几十年，怎用一朝二字。”但他生恐激怒刁佩，未说出口。

蓝侗轻轻咳了一声，道：“赵兄，请说下去，你听到了什么风声？”

赵一绝道：“十几年来，北京城有什么风吹草动，兄弟是无所不知，这一次情形有些不同，兄弟所知，也是有限的很，听说是丢了一个人。”

蓝侗道：“北京城方圆百里，人逾百万，失踪了一两个人，也值得大惊小怪么？”

赵一绝道：“这一次事情，口风奇紧，兄弟只听说丢了人啦。”

李闻天道：“失踪的是什么人呢？”

赵一绝摇摇头，道：“如果兄弟知道，张总捕头也不会把诸位都请来了。”

只听一个清亮的声音起自门口，道：“四位既想知道，兄弟自是不敢瞒，失踪的是翰林院一位编修。”

四人转目望去，只见一个身着青缎子劲装，足登薄底快靴，身佩单刀，年约四十，额留短发，一脸精干之气的青瘦

之人，缓步行了进来。

尽管四人心中有些不满，但仍然都站起了身子，抱拳的抱拳，拱手的拱手，齐声说道：“张总捕头。”

来人正是名震京畿，黑道上人人敬畏的督府总捕头，八臂神猿张岚。

张岚抱拳一个罗圈揖，道：“四位赏光，我这作主人的因事耽误，晚来了一步，这里向诸位谢罪了。”大步行到主位上坐下来，向门外一挥手，道：“叫他们快些送酒上菜。”

门外边守候着的青衣捕快应了一声，快步退下。

提督府总捕头请客，万春楼那敢怠慢，厨房里早已准备妥当，一声催促，立时送上席去。

张岚虽然想放开一些，但却无法掩去那眉头间的重重隐忧。他勉强忍下心中烦恼，举杯敬酒。

倒是燕山一鹏蓝侗忍不住，当先说道：“兄弟不懂官场中事，翰林院中大约是有许多位编修，这官位也大不到那里去，也许他弃职潜逃，这是官场中事，和江湖上无关，你张总捕头，似乎用不着这般忧苦，把我们都召了来。”

张岚道：“我是下帖子请诸位来，向诸位请教，这召来之说，兄弟可是担当不起。”话声一顿，接道：“诸位有所不知，这位编修，正在替当今皇上翻译一篇奇文，文篇未终，人却突然失踪不见。”

赵一绝道：“北京城几条花胡同，有不少好班子，很有几位迷人的姑娘，张爷你找过没有？”

张岚道：“当初之时，在下也这么想，其人既无珍宝奇物，决不致被谋害，不是弃职逃走，就是迷恋于花丛之中，那知兄弟一查，才觉情形不对。”

赵一绝道：“怎么个不对法？”

张岚道：“其人姓刘，来自三湘，是一位有名的才子，而且兼通天竺奇文，孤身在京，一向守身如玉，从不涉足花丛。”

赵一绝笑道：“愈是不玩的人，一旦涉足其中，那就如鱼得水，不能自拔。”

张岚摇摇头，接道：“那位刘才子，晚饭时还在舍中进餐，举灯夜读，第二天却然失踪不见。”

蓝侗道：“谋财、劫色，诚有其事，那位刘编修一个大男人，谁会把他的偷去呢？”

赵一绝轻轻咳了一声，接道：“这倒是一桩怪事，那位刘才子失踪几天了？”

张岚道：“半月之久了。”

赵一绝道：“总捕头都查过些什么地方？”

张岚道：“妓馆酒楼，客栈赌场，百位捕快，全部出动，寻遍了北京方圆数十里，十余日中，不眠不休，但那位刘才子，却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赵一绝道：“我说呢，这十几天中，兄弟常见督府中人，身着便装，混入赌场，东追西问，就是为了找那位刘才子。”

张岚神色凝重的说道：“不错，敝上前日上朝，皇上查问此最，敝上无法交旨，龙颜大怒，把敝上革职留任，限期一月，破去此案，旨下刑部，一月期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如不能破去此案，敝上和兄弟，都要拿问刑部治罪。”

这番话，使得李闻天等四人，个个听得面色肃然，觉出了事态严重，非同小可。

张岚目光转动，扫掠了四人一眼，接道：“兄弟无能，

死不足惜，连累敝上，衷心难安。因此，才约请四位，替兄弟出个主意，助我一臂之力，京畿附近，黑、白两道，除了四位之外，再无别人可找了。”

话说的很客气，但却是外和内刚，肉里带刺，言下之意，无疑把事情套到了四人头上。

独目金刚刁佩闭门自修，已不问江湖中事，感觉中还不怎么严重，但赵一绝和李闻天，却听出张岚话里骨头，其中以赵一绝更为焦急，说道：“总捕头的意思是要我们如何帮忙？”

八臂神猿张岚轻轻咳了一声，道：“这些年来，你赵兄在京城的一处赌场，越开越大，你是财源广进，不少人却为赌倾家荡产，兄弟我不敢对你怎么包庇，但只要不出大事情，提督府对你赵兄，一直是一眼睁来一眼闭，如若提督大人为此罢官，兄弟我为此治罪，再换一位提督、总捕，只怕你赵兄那几家大赌场，难有那么安稳了。”

赵一绝道：“这个兄弟明白，只要你张大人吩咐，兄弟是无不全力以赴。”

张岚道：“那很好，我要你赵兄，动员手下所有的人，替我查查看，这半月来都是那一路的黑道人物进了北京，你给我详细的列个名单。”

赵一绝道：“成！我这就叫他们去查，三天内准给你张大人一个回音。”

张岚冷然一笑，道：“这要你赵兄多多费心了，如若事情办不出结果，只怕也很难再开下去了。”

赵一绝干笑了两声，道：“兄弟全力以赴，张大人只管放心。”

张岚目光转到李闻天的身上，道：“李兄，开镖局是正正当当的生意，这些年来，兄弟可从来没有找你李兄的一点碴儿。”

李闻天道：“张大人很照顾，李某也不是不知好歹的人。”

张岚笑道：“李兄能体谅兄弟的苦衷，那就好了。”脸色突然转严肃，接道：“贵局中镖师众多，交游广阔，耳目遍及北六省，希望能给兄弟帮个忙。”

李闻天道：“张大人一句话，李某人愿出动怀安镖局里所有的高手听命。”

张岚道：“兄弟感激不尽。”目光转到刁佩身上，道：“刁兄，你在北京住了很多年，提督府可从来没有传你问过话，而且兄弟也没有把你昔年的事，禀告过提督大人。”

刁佩一抱拳，道：“张大人，这些年，你照顾兄弟，我很明白，我刁佩没有话推辞，你怎么吩咐，我怎么作，不过，兄弟先声明一件事，这件案子一了，兄弟就不想再在北京停留，我要找一个深山大泽，人迹罕至的地方，以度余年。”

张岚道：“好！如若因刁兄之助破了此案，兄弟给刁兄饯行。”

刁佩道：“咱们一言为定，此案不破，兄弟不离京畿。”

张岚目光转到燕山一鹏蓝侗的脸上，道：“蓝老爷子，劳动你老人家，张某是甚感不安，但情势迫人……”

蓝侗一挥手，打断了张岚之言，道：“这个，我明白，提督府是大衙门，掌理京畿安宁，你不用解说了，要我蓝某人做什么，你吩咐就是。”

张岚淡淡一笑，道：“蓝老爷子，北派太极门，在江湖上是一个极受人敬仰的门派，兄弟虽然委身公门，但也是出

身武林，对我武林中同道，一向敬重，非不得已，决不敢惊到你蓝掌门人。这番劳动你蓝爷，实是因为事情闹的太大，就兄弟所知，刑部尚书，已下令兵马司，飞诏山海关，调回马步精锐，锦衣卫、御林军，都奉到随时出动之命，刘编修无缘无故的失踪，自非普通人物所为，这案子如果不能早破，皇上震怒，天下武林人，都可能身遭池鱼之殃。”

蓝侗道：“我不信，皇上能下降圣谕，杀光天下会武功的人。”

张岚道：“有道是龙威难测，这话很难说，万一下了这道诏旨，贵门距离京师最近，自然是首当锐锋的了。”

蓝侗怔了一怔，道：“张大人说的也许有理。”

赵一绝道：“蓝掌门人，你老德高望重，极受武林同道敬仰，但也是安份守己的清白良民，别说事犯龙颜，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单是提督府这个衙门，张总捕的权柄，就可使之生，使之死了。”言下之意，无疑是劝蓝侗，民不和官斗，北派太极门势力再大，也不能和提督府斗。

蓝侗是一派掌门之才，如何会听不懂赵一绝言外之意，捻髯一笑，道：“对！北派太极门虽然不是吃的公粮，但也不能让匪徒们在卧榻之侧猖狂，老夫愿尽出本门高手，助你张总捕一臂之力。”

张岚哈哈一笑，道：“四位都愿挺身相助，张某人是感激不尽，其实，我可以随便抓一个武林人物，屈打成招，施点手脚，以了此案，但我张某，还不是这等人。”

这当儿，突闻一个急促的步履之声奔了过来，直闯厅堂。

张岚回头看去，只见来人身穿青绸子劲装，足登抓地快靴，留着两撇八字胡，正是自己第一号得力助手，督府副总

捕快，飞刀手于得旺。不禁一皱眉头，道：“得旺，我要你守在提督府，你到此作甚？”

于得旺欠身一礼，道：“属下是奉了提督面谕而来。”

滴溜溜眼一转，瞧了蓝伺一眼，住口不言。

张岚轻轻咳了一声，道：“得旺，你说下去，这四位都是够义气的好朋友，一言九鼎，都已经答应出手助咱们追查凶手。”

于得旺左腿上半步，右腿半躬，抱拳一个罗圈揖，道：“四位大爷，得旺这里代总捕谢过诸位。”

这一来，蓝伺和李闻天等四人，不得起身还了一礼。

张岚道：“得旺，什么事？快接下去。”

于得旺道：“这一科廷试第一名，钦点状元，昨夜回到行馆之后……”

张岚呆了一呆，接道：“昨夜中事，为什么今天才来禀报？”

于得旺道：“回总捕的话，提督府也是适才接得吏部通知，新科状元失踪，要咱们严密查访，如果找到人时，不必张扬，把他送回行馆，自有吏部派人照顾。”

张岚突然出了一头大汗，黄豆也似一颗接一颗，由脸上滚落下来，口中却很佐沉的说道：“那是说，这消息还未泄漏？”

于得旺道：“丢了新科状元，吏部和咱们提督一样担待不起，他们想找着人就算了，不过，这件事不能拖延，后天就是新科状元挂红游街之日，咱们时间很急促，只有明天一日时间，加上两个夜晚，至迟要后天未亮交出人去。”

张岚似是逐渐的静了下来，头上的汗水减少，取出手帕，